

美 在民间

爬龙脊

□康乔华

来到龙脊，看一片片梯田绕在山腰，它们像无数彩带盘旋，又像壮妹子的裙纹。远远望去，一波一波的绿浪奔涌着，它们把整个龙脊淹没，像被风翻卷的旋涡，搅得周天颤抖起来。山和树便成为它们的铺垫，任其奔涌着蜿蜒而上。天地之间，深远和辽阔，就在龙脊的舞动之中体现出来，梯田便是它的魂了。

不远处，几缕白雾弥漫开来，轻飘飘地，遮住了云下少女羞怯的面容。它们是在与龙脊的山对话，以飘飞的方式来表达怦然心动。这时，我的心跳声与龙脊山脉的呼吸声相融在了一起，渐渐品出了时光是如何将它在莽莽群山刻画出形象的。

眼前的瑶寨，依山傍坡堆垒而建，三面梯田环绕，密密排排、重重叠叠的木制楼房，菜园瓜地错落有致地分布在路边。偶尔可以瞥见盘着长发的红瑶女子从身边

走过，心就莫名地兴奋起来。我好想请她给我唱首山歌、跳支瑶族的舞蹈，又突然想用自己的笔来描绘她、刻画她。可我终没叫住她，只是呆呆地望着她渐渐远去的背影。阳光下的梯田是静默的，它们像被光影炫耀，眯着眼睛，铺展开四肢，沉沉地睡了起来。那个带路的壮妹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，嬉笑地说，过了前面的风雨桥廊就到平安寨了，那里有瑶家妹子等着请你拍照哦。我说，真好呀，爬得这么累，可希望她能唱一首山歌呢。她听完立即爽朗地笑了起来，让我心生爽意。

一阵风吹过，梯田才缓缓地舒展了一下，翻动的响声，是一种充满欢喜与赞叹的声音，仿佛在告诉我，前面每一个峰回路转的地方，都有着令人目眩神迷的美景。我极为羡慕那些声音的，是它们在带引和鼓励我逐渐向前爬去。看来，深居在这莽莽群山

中的梯田，是不会孤独的。它们清纯的样子，是多么的迷人。或许，它们是懂得了人们的语言和情趣，就在阳光下敞开心扉，不用多言，就知道，它们坦露出村民的热情与周详。从而，会让你一饱眼福，在龙脊舞动的姿韵里，沉醉而难忘。

漫山遍野的树木，葱葱郁郁。它们让那些缠绕的梯田，更多了些生气和活力。我知道我是有福的，一波一波的绿浪，已经让我深深领悟龙脊的内涵和深度。如果说田是登天的梯子，那么树木就是登天的语言，它们时刻都在向山传递着时令和信息。那些有名或无名的花草成为龙脊的衣裳，映染着季节丰富的内涵。山间，潺潺溪水，就是龙脊弹奏出的一支支曲，让山更显空旷和辽远，它们与村民的风情与风味，组成了龙脊山脉无穷的魅力。

我站在最高处观看梯田的全貌，仿佛自己踩在龙的脊梁之上又被它支撑着向上飘飞，如宿在云雾里了。举手是云，覆手为烟，好不惬意。远方，不见飞鸟，天空蔚蓝，好像用一种特制的水洗过的宝石一样清爽。想，或许有贴着山顶的白云映衬，龙脊天空的湛蓝才越发显得深邃、纯净；或许是龙脊梯田涌起的绿波的对照，它的湛蓝才更加鲜活、美丽。站在山腰就感到物我同在，和梯田一起住进云彩里，若虚若实，不是神仙胜似神仙。我与它们坦诚地对望，已经感受到它们内核里的温度。或许，它们是知道我的，我也知道它们，我们开始懂得用心交谈。

于是，一种永恒的东西凸显出来，那就是对时光的敬畏与仰望。在大山深处，生命的坚韧与顽强被它们相互演绎，龙脊也就加深了我不断抵达远方的期盼。

随笔 漫谈

快乐有开关

□龙建雄

朋友跟我们说起谢妈一件有趣的事。谢妈办理退休手续后，部门同事一起为她送行。入席落座，倒茶烫碗，欢声笑语，其乐融融。这时，负责点菜的同事不假思索地问了大家一句：“来一份白灼鱿鱼，如何？”说时迟那时快，一个同事立马机灵地应和：“这餐饭要点贵一些的菜，换一个吧。”谢妈知道其意，风趣地接话：“不用换、不用换，这菜挺好呀，我喜欢吃。”紧跟着，谢妈一字一吐地说：“这叫游刃有余——”谢妈宽心地笑，把同事们全部逗乐，一场小尴尬就此化解。

朋友说这故事的时候，我特意看了看端坐一旁的谢妈，她脸上洋溢着笑意，眼神里闪烁着明亮的光，表情极其自然，整个人落落大方。谢妈用四字成语完成了一场润物细无声的行为艺术，“游刃有余”的谐音梗，像一把精配的钥匙打开了隐秘的锁扣，随之而来的是海阔天空、欢声笑语。

我的朋友小罗是自由职业者，家与店铺两点一线，起早贪黑。虽然工作忙忙碌碌，但他每天会写一写生活小悟，他也时常发来给我看看。小罗这天说，在南国荔枝飘香的季节，他收获了浓得化不开的人情暖意，从月初的零星馈赠，到如今的接连不断，几乎天天收到相赠的荔枝，有一天甚至收到好几份。他感慨地写道：家中虽无荔枝树，但无需购买，真切地实现了“日啖荔枝三百颗，不辞长作岭南人”的悠然境界。我笑了笑，回复他：“小感深情，人间长情。”小罗很快发来一串笑脸，他说，很开心，希望您也开心。几颗相赠的荔枝，承包了小罗这些天繁忙工作之余的所有快乐。

说起“日啖荔枝三百颗”，我在前不久听中山大学彭玉平教授讲苏东坡时，也有似曾相识的快乐感。彭教授爽朗地说，

都传“一颗荔枝三把火”，可初来岭南的苏东坡哪能招架得住南方人的盛情！这家农户给“苏大学士”摘一串，再到另外一家又是相赠一大捧。苏东坡只好“吃、吃、吃”，也不知吃了多少颗，如果是三百颗又何妨呢？什么岭南是蛮夷之地，什么我是“罪臣之身”，这些外在的东西统统不重要，荔枝的鲜、荔枝的甜，当地人民对我的尊重与喜欢，“不辞长作岭南人”才是正确的归宿呀。彭教授幽默地讲着，我仿佛觉得，苏东坡那时该是有多庆幸、有多快乐呀，这口口相传“苦中有乐”的“鸡汤”，真的“师出有名”。

不得不钦佩老祖宗们造字艺术的高超，“快乐”二字，本就蕴含着丰富的审美和诗意，中国方块字的魅力亦在于此。“快”字左边为竖心旁，右为“夬”，好似一把斩断心间阴霾的利剑；“乐”字繁体写为“樂”，形象地描绘了丝弦张于木架之上的情景，象征着奏响生命的琴弦。

在我看来，谢妈“游刃有余”的幽默、小罗“日啖荔枝”的感恩、苏东坡“长作岭南人”的豁达，这看似毫不相关的三个片段，却共同指向了快乐的本质：快乐有开关，这开关不在别处，就在我们每个人的掌心。谢妈教会我们，职场离别可以化作温暖的记忆；小罗告诉我们，平凡生活也能酿出诗意；苏东坡证明，逆境中依然能绽放光芒。

抱怨生活无趣，往往不是缺少快乐，而是不善于发现快乐，缺少按下“快乐开关”的勇气。当我们主动点亮心灯时，不仅照亮了自己，更会成为照亮他人的火炬。制造快乐，体会快乐，享受快乐，这个过程你会明白，快乐从来不是等待的礼物，而是自己亲手创造的欢喜。

慢时光

生命馈赠的温柔

□董燕茹

那是一个风很轻的下午。葱郁的树林如卫士般守护着河堤，野草在风中摇曳。一个清脆的童声闯入耳畔：“妈妈，快看，天上有好多泡沫云！”我抬头望去，只见一簇簇云朵果然如顽童吹出的肥皂泡，在天幕上轻盈绽放。转瞬间，风已悄然施展幻术，将“泡沫”揉成淡粉色的丝带，连一丝褶皱都未曾留下。我有点懊恼，怎么就没有拍下这美轮美奂的泡沫云呢？但轻抚耳畔的微风提醒我，有些不期而遇的欣喜，注定要用心而非镜头收藏。

若说自然的馈赠是这般空灵而倏

忽，那么文学的馈赠，则是纯粹而永恒的琥珀，任由我们一次次地感同身受。万籁俱静的清晨，达西踏着露珠赶来，他急切的身影，猝不及防地撞进了伊丽莎白惊讶的眸子里。久别重逢的两人相对而立，所有的矜持和克制瞬间瓦解，达西目光如晨曦初露的湖面，深情从他微颤的声音中溢出：“我再不愿与你分离。”伊丽莎白呼吸微滞，几乎虔诚地执起达西颤抖的手，将温热的吻毫不迟疑地落在他的手背。太阳终于挣脱云层，在他们额头相抵的那一刻洒下第一缕金辉。所有的疑虑、误解，都在这一

刻里慢慢消散，时间仿佛在此停驻。或许，这正是《傲慢与偏见》中最令人心醉神迷的画面，最澄澈的幸福，就凝结在心跳同频的这一刹那。

而这种充满爱的温柔力量，穿越时空，缠绕在匠人的指间时，它便化作了另一种更静谧的力量。当铜镀金乡村音乐水法钟开始走时表演，清脆的音符宛如晨露滴落，悄然滑进时光的河流。音韵流淌间，水法钟的小门如约开启，藏于门后的人偶开始了表演。那些围绕于侧的小动物们，也仿佛在动静之间讲述着乡村的秘密。更为动人心魄的，是底部那道微型瀑布。

布骤然倾泻而下，宛如时光的絮语缓缓洒落。王津老师修复时的温情与敬意在这一刹那跃上心头，《我在故宫修文物》便是这段时光之舞的见证。这是匠心与岁月的轻柔共舞，留下一曲难忘的赞歌。王津老师的手拂去了历史的尘埃，也连接了古与今，讲出一段关于守护与传承的温柔。

人这一生，最重要的功课，便是学会如何不错过那些细碎的闪光时刻。正是这些不期而遇的温柔，如点点星光，最终汇聚成了我们生命里，那片璀璨而不朽的星空。

裂痕成诗

□卢丽婉

上个月，我看屋里那盆绿萝枝叶肆意蔓延，就修剪了一下。母亲看到忙找来玻璃瓶，拾起断枝插好。“用水养着，说不定能活！”她语气里有些怜惜。

起初，我偶尔瞟一眼，心想母亲太天真，断枝怎可能活？可两周后，水里的枝条竟钻出几缕白嫩根须，几日后又鼓出米粒大的青嫩芽苞，它们一点点长大，竟生出小巧卷曲的嫩叶。这清水里的断枝，真活过来啦！它们无声立着，像一道明晃晃的宣言：纵使断枝，只要一息尚存，就能扎下新根，昂起头，朝着光，再活一次。

伤痕累累的生命，总是在喘息中谋得

新生，就如被生活的负重、遗弃的屈辱重伤的J.K.罗琳。她趁着女儿在婴儿车里安睡的间隙，一双冻僵发红的手抓着笔，在皱巴巴的餐巾纸上飞快写作。一个额头有闪电状伤疤的男孩，一座矗立在悬崖上的魔法城堡……《哈利·波特》从她笔下破土而出。J.K.罗琳说：“苦难像一面镜子，有人被它照得支离破碎，有人却用它打磨出钻石的光。”她以笔为刀，将自己一笔一画雕琢成钻石。

在生命的裂缝里舞动的人，还有舞者廖智。汶川地震时，她失去了深爱的幼女以及自己的双腿。为了再次跳舞，廖智倔强地复健，膝盖以下七厘米的骨头，会一次次撞向冰冷坚硬的地板。血水混着汗水，包着纱布的残肢，很快洇出触目惊心的纹路。她不说话，只是咬着牙，双手死抠住地面，指节因为用力而失去血色，她用那磨得血肉模糊的膝盖，像一只破茧的蚕，一寸寸地，把自己从地上拱起来。演出在即，她练习甩动两三米长红绸的鼓槌，可每次，身体总是不由自主地向前倾倒，而后发出沉闷的摔倒声。在经历一次次刻骨铭心的磨炼后，她终于穿上一身红衣，站上了那面巨大的鼓。她用厚厚的绷带紧紧缠绕着残肢，无比决绝地、笔直地

舞了起来。她嘶吼出那一声：“四川雄起！”

那一刻，我忽然意识到，无论是清水里的断枝，还是困顿中的笔耕者，抑或是废墟上重生的舞者，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诉说：生命中最深刻的诗篇，往往写在裂痕之上。那些看似无法愈合的伤口，终将长出新的根，开出新的花，以一种更加倔强、更加动人的姿态，向阳而生。

岁月 年华

同桌的她

□龙玉纯

那时的她既冰雪聪明又纯真漂亮，在我眼里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高不可攀。新学期班主任安排我和她同桌，让其他小伙伴羡慕不已。

高中时光飞逝，我们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。有一天上课时她悄悄对我说：“马上就要征兵了，我想当兵去，你有想法吗？”“我从小就挺向往军营的，可以报名参加体检试试。”我附和着说。

无心插柳柳成荫。一个月以后，同桌的她和我奇迹般地一同穿上了绿军装，一同激动地走上了驶往南国的运兵专列。随着列车渐渐远离我们生活了十七年的家乡，我的心顿时莫名地彷徨和伤感起来。而她却像一只刚刚冲破樊篱的欢乐鸟，迈着轻快的脚步来到我坐的车厢，为我送来矿泉水、面包、巧克力和一些叫不上名字的食品，还有调皮的笑容和亲切的问候。

还算走运，新兵训练时我们分在一个营，我一连一排三班，她在三连女兵五班，彼此隔得不太远，节假日或全营集合时可以见上一面。并不是穿上了军装就成为一名合格的军人，从一名学生变为一名军人还需要严格的学习与训练。新兵生活光用一个“苦”字来形容是不全面的，对于她和我来说，用“炼狱”两字也许更为贴切。紧张的节奏，严格的纪律，超过常人所能承受的训练，常常使我的汗水和眼泪一同挥洒。夜深人静时，她常常出现在我的脑海中——一个娇生惯养的女孩子，她能挺得住吗？

一个星期天，她在她们班长的带领下来看我。那时的我并不知道部队里对男女情感问题的敏感程度仅次于敌情。她的右手被纱布包扎着，我赶紧问她这是怎么啦？她回答说是训练时不小心刮了一下，没有什么大问题。我心疼地说，那肯定流血了，你哭了？她红着眼睛说没有。她的班长告诉我，她训练相当刻苦，是全连的标兵。

果然，新兵训练结束时，她被评为训练标兵，并且作为代表在训练大队总结大会上发了言。戴着大红花的她又黑又瘦，发言时却声音洪亮，完全不像在学校时的慢声细语。我的心一阵阵颤动，在台上使劲为她鼓掌。

她幸运地被分配到军部通信连，而我却随一纸命令来到了大山深处的一个哨所。班长告诉我说，那个哨所紧靠原始森林，条件艰苦，环境恶劣，在整个军区都有名，要我做好思想准备。走时我真想大哭一场，一看到送行的她在一旁半言不发，便顿时改变了主意：男子汉有泪不轻弹，怕什么！艰难困苦，玉汝于成！我头也不回地爬上了连队来接我的卡车。

没想到她的来信会这么勤。月底的时候连队派人给我们捎来报纸和信，有我的三封信，其中两封都是她写的。她在信中介绍了自己下连以后的情况，以及今后的打算，告诉我她从现在起每周给我写一封信，每月给我寄一本书，每季度给我寄一张照片，最后还告诫我不要因为条件艰苦就怨天尤人，一定要站直喽趴下！

时光就像星际那一缕如丝的白云，不声不响地从我头顶悠然飘过。一转眼我就在哨所工作了一整年。这时她给我来了一封很长的信，详细给我介绍了军内有名的学院的情况，要我根据爱好先选一所，避免到时参加考试填写志愿时盲目。在信的最后还给我留下了一个谜：有一个关于她的好消息，暂时不告诉我，要想知道结果，请看近期的军区报纸。

数着指头等连队派人送来报纸，竟有些度日如年的感觉。半个月后，我心中的谜终于解开：她在集团军通信大比武中夺得一枚金牌，同时荣立三等功，报纸上刊登了一组她在比武时的照片。看完后我像自己立了功一样高兴，拿着报纸风一样跑到正在执勤的哨所前，用冲锋枪连发的速度大声说道：

“哨长、哨长，这就是又给我寄书又给我写信的那位女兵，你看她上报纸了！”

哨长看我兴奋不已的样子，笑着摸了摸我的头：“刚才连队电话通知我，你要立即下山参加军校招生统考的复习。”

那天晚上我睡得很香，还做了一个梦，梦见自己和她一同走进了那所最有名的军事学院，宽大的阶梯教室里，我们又是同桌——

她穿着崭新的军校学员服，像一棵亭亭玉立的白桦！